

踏着晨光
前進的人們

スリ白刀

作家出版社

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

刘 白 羽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304 字数85,00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4 $\frac{7}{8}$ 插页4

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40,000册

定价(3)0.39元

目 次

一个明朗的早晨.....	1
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.....	26
沈焕江	26
一个温暖的雪夜.....	25
在烈火的前面	46
生活的波瀾	56
草原夜話	67
歌声飄蕩	84
風雨黎明	95
我們的早晨	107
永远唱不完的歌	131
后記	153

一个明朗的早晨

一九五三年十月底，我从北京搭火車去沈陽。那一夜晩，在臥鋪上睡得十分的舒适。第二天早晨，一片紅通通的光亮晃到我臉上来，一下將我喚醒了。我估摸：这时間列車應該在山海关一帶了。几年前，我曾从錦州、辽西，随同部队进过沈陽，所以我相当熟悉这一帶地方。我睜开眼看了看，对面臥鋪上的旅客已經起床，而且把深綠色窗擋拉开了，原来喚醒我的一綫陽光，就是从那边窗玻璃上射进来的。可是那个旅客呢？

正在想着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見一个响亮、愉悅的声音：

“王树昭！王树昭！你看看这軍衣呀！我这个人嗎，穿小号的，肚子又太大，穿大号的吧，个头又太小，我說当兵的这衣服也得量一量尺碼才行呀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这就是对面的那位旅客，正在我旁边，像作早操一样，喜眉笑眼，伸着胳膊，跳蹬着腿，往身上穿一套嶄新的黄斜紋布棉軍服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就是昨天和我一起上車的那群軍官当中的一个。昨夜，他們聚集在一个座廂里边，热烈地談論到夜深不知什么时候才睡。

我半夜醒轉來，只看見他已經裹着一條白地藍格的毛巾被睡在我對面鋪位上。他睡得真好，身子隨着整個車廂搖擺着，他好像在作夢，嘴唇輕輕動着，還微笑了一下。現在，他按着長期軍人生活的習慣，五點半就起了床。這一刻，我才算把他看了個清楚：一個白胖胖的小個子，一雙不大的眼睛總是笑咪咪的，這笑里含着善良和機智。你听，他說那話，說得多俏皮、多高興啊！可是他全部感情都在他的手上，他的手慢慢地摸着那絮得又厚又軟的暖烘烘的新軍衣，他多麼樂呀！他用兩根手指細細捻着柔軟的斜紋布，拿眼看着，那眼光是多麼滿意啊！在我們部隊里，我常常聽到人們用這種幽默的語氣講話，好像他是在批評、在挑剔，實際上是他在愛、在稱贊。

這時間，有人應聲從旁邊一個上鋪上伸出頭來，這一定就是他所招呼的王樹昭了。這人頭髮烏黑，紅團團圓臉。他看着那個試棉衣的，多少有點滑稽的動作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這時幾個軍官同志都起床了，一面穿衣，一面就你一言我一語，講談起來。不知怎麼一回事，一種輕微的但是甜蜜的情緒感染了我。像有什麼軟茸茸的東西輕輕地爬到我的心里，我心曠神怡極了，我好像又回到行軍的、戰鬥的行列里來了。這時，整個車廂里那樣通明雪亮，迎接着清新的早晨。

不大功夫，那個三十二三歲的王樹昭，穿了帶黃銅鈕

扣的黃呢軍大衣，坐到我對面的坐位上來。

他從陽光下面走過，他身上的黃銅鈕扣閃閃發亮，就如同是一顆顆金黃的小星星。

我一看，這人立刻吸引了我，我幾乎喊出聲來：

“同志！我多熟悉你啊！我們在哪一個戰場上見過面呀？”

當然，我把話咽着了。讓這親切的喜愛，默默地留在我的心中吧！這人圓圓的赤紅臉盤，頭髮那樣烏黑、那樣堅硬，像一叢黑鋼絲聳立起來，兩條濃眉也是聳立着的，下面兩顆眼睛里，隱藏着一種非常銳利的光芒，一看就是一個久歷風霜、久經戰火的人。我接觸過這樣的人，我知道，他的全部年齡的三分之二；往往是在不間斷的戰鬥、行軍、流血、流汗當中度過的，他不只一次拿自己的生命取得過勝利的快感。憑我的經驗，憑我的直感，我一下子就判斷了：他是個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戰士，你看他那樣年青，可是他的額頭上已經有了深深的皺紋，他思慮問題時那樣老練，可是他一笑又顯得那樣年青。他和那個穿起嶄新棉軍服的同志面對面坐下來了。

開始，他倆沒說話，把脊背對着我，他們靜靜的向火車窗外看着。

我的心跟隨着他們，我的感覺也跟隨着他們，我也向車窗外看去。車窗外是多麼好的清晨光景啊，那一片淡黃色的原野，收穫之後，連一點碍眼的東西都沒有，平展

展，像海洋，起伏的山崗就如同平靜的波瀾，在這波瀾上還籠罩着一層淡淡的、像最薄的薄紗一樣的霧氣。火車就在薄霧中飛駛，因此那溫柔的、濕潤的霧氣就好像已經飛到你臉頰上來。還有那一叢一叢濕漉漉的，在陽光下閃着亮光的樹林。火車就從林邊掠過，因此那綠森森的陰涼的樹影兒就好像已經把整個車廂都染綠了。這一切，都那樣美好，在這清晨，好像都体会到這車廂里人的心情；好像在說：“你們看看吧！你們在我們這裡行軍過多少次，沖鋒過多少次啊！現在，你們再看看吧！”我不知道在軍官們心裡引起什麼反應，在我的心裡，我却听到了這樣一種親切之至的聲音。

可是，另一種聲音，把我引回車廂裡面來。

“老尹！你听說了沒有？朝鮮前綫這一仗打得真是蠻漂亮呀！”

說話的人，他眼中那銳利的光芒閃了閃，看着他的同伴。從說話的聲音，听出是江西人，聲音響亮，干脆。

“是呀！咱們再晚走一步，到那兒撈不上作戰才糟呢！”

“不會，跟美帝國主義作戰，你还怕沒機會？”

“機會有早有晚，我可想早撈點經驗，我這腦子得早一點現代化呀！”

我想：不用說，他們是去朝鮮前綫的；他們是什麼人？也許是一九五〇年冬季過鴨綠江去的第一批人吧？……

果然，他們的交談轉入朝鮮前綫。

那个紅臉膛的說：

“你記得吧？天理山那一仗，敌人光炮彈就打了四十多万發。我們是从月夜山开始参加战斗的，那一次伤亡可真不少。我看在咱們全部炮兵史上那也算伤亡最大的一回！同志們打得蛮頑强，多少人帶了伤一声不哼，就是不下火綫。有一門炮的位置給敌人偵察机發現，敌人馬上就把全部炮火轉移过来对付它。那时候，我下命令，要他們馬上停止發射，准备撤出陣地，”他談話很帶感情，他以我們部队同志那种热爱自己战斗事業的心情講話：“他們可不肯下来，結果工事頂上連着落了五發炮彈。”

“哎呀，五發啊！”

“嗯，五發。把工事的大梁都砸断了。可是几个負了伤的战士紧紧抱在一起代替柱子，拿自己肉体頂住大梁。还回过头喊：炮手！——你發炮啊！炮手——你發炮啊！炮手把炮彈一顆接一顆打出去，就这么样，敌人几十門炮，也沒压住我們这一門炮的發言权。”他神色奕奕，濃眉簌簌动了兩下。

那个白胖胖的人說：

“是呀，革命队伍从来就是从艰苦中頂出来的，你信不信？”他說完赶紧又朝窗外望去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人。那套嶄新的棉軍裝，把他弄得圓滾滾的。他总是笑，說着笑話，笑話中常常出現一点严肃的哲学意味。每次坐下都在彈簧上顫動着自己的身子，

还一面喊着：“哎呀！”“哎呀！”好像对整个车厢里的人夸耀：“你们看，咱们这日子过得多好呀！”他跟不相识的人也很容易说起话来，如果这火车再走上一日夜，我相信，他一定跟车厢里每一个人都交成了朋友了。我猜测：这人从前可能是个中学生，大概在抗日战争开始时，就参加部队了。

“是呀！要不怎么现在情况就都变了呢！”

这一个把话说完，也拨转头面对着窗口去了。

这时，他们的谈话引起了周围的旅客的注意，眼睛都亮光光的，倾听着他们的谈话。这里边有青年，也有妇女。有一个帽檐上满是尘土，一看就是从什么工地上来的技术员；有一个女青年，带了一只装经纬仪的黑箱子，不知是到哪个勘察队去，她的脸上有红晕，她听得兴致很高时，那长长的眉毛总是向上一扬一扬的，眼睛那样明亮、清微，眼睛毛有时扑簌簌动一下。这时，我仿佛听见了每一个人的轻微的、但是欢乐的心跳声。列车在平稳地前进。当然，对面座位上的两位炮兵指挥官并没发觉周围人的心情变化，只顾谈着自己的话。早晨的阳光却照耀得更亮，整个车厢全金晃晃的了。

我点燃了一支纸烟，听着他们的谈话。他们的话头，却像道路一样，弯来弯去，一下谈起往事来了。这一回是那个胖胖的同志先开头的，他说：

“同志哥！要不是革命形势向前发展，咱们还不是在

延安当咱們那个炮兵团的參謀嗎？哪能像今天，由咱們亲手指揮几个团，把成吨的熟鋼热鉄往美国老小子头上硬擲。在延安那时，咱們就是一个炮兵团，一个炮兵团几門老炮呀！”

这几句話，驟然間把我引回到十几年前去了。我第一次看到我們自己的炮兵，不过那不是在延安，而是在太行山。有一次，我跟北方局一位領導同志到炮兵团去參觀。一个炮兵操練場上，好多匹驃馬拉着几門陈旧了的山炮小跑着。驃馬都由御手牽着。那是一个晴朗的秋天，牲口一出場就把地下的塵土趟得老高的，飞揚起一片黃色烟霧。御手們緊張地把全身气力聚集到手臂上，抓住馬嚼子，抑制着他那匹想向前急冲的牲口，和其它的驃馬取得和諧一致的步調。驃馬的皮毛給太陽晒得像黑錦緞般發光。从这匹馬到那匹馬身上的繮繩很長，随同往前急奔或停止，有时緊綳綳的像弦子，有时松塌塌的拖在地下，可是，那滾滾的烟塵，那隆隆轟响的炮車的鉄輪，和那晴秋的阳光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你記得那个小馬嗎？”

“哪个小馬？”

“你忘記了，就是跟咱們一道当參謀，鼻子尖尖的，眼睛挺俊的，長得白格生生的，看样子倒像那么回事的那个小馬啊！”

“啊！咱們管他叫秀才的那一个。”

“对，是他。那时候，他說啥也不干了，他說反正就这么一个炮兵团，我死皮賴臉干一輩子，大不了当个連長。你看这个家伙怪不怪！現在，听說他后悔了，他很想回来，可是太晚了！”

那个紅臉盤的同志閃动了一下銳利的眼光說：

“是呀！我們遇到的，何止一个小馬呢！”

这句含意很深的話一下触动了我，我轉过臉去看他。他停止了談話。他的嘴巴紧閉着，他的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窗外。虽說一动不动，可是他的整个神情，說明他內心在剧烈地活动。我懂得，他年青，可是他比我，比他那一个同伴，比这車廂里所有的人，路走得都远，經歷得都多。我相信：他很早、很早，也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开始了严峻的生活了。……

陽光笔直地落在他臉上，他的眼睛一点也不避开，那銳利的眼光反而显得更加銳利了。

这時間，他的同伴打破了沉默，不过，他这段話好像已經离开剛才的題目，类似自言自語了：

“这趟到北京开会，我遇到了一个初中时代的同学，这家伙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功課可挺棒呢！考大考总是他第一。那时候，我死皮賴臉地赶，頂多赶个第三。可是，这家伙这些年在旧社会里，就到处碰壁。不过，他怎么也沒碰破了那个壁，……”

这时，那紅臉盤的回过头，听着，然后說了一句話：

“我們那一个时代的人，可很多都沒有了。”

他臉上那些給風霜刻划出来的皺紋都皺了起來，眯縫起眼睛，又轉向窗外。

我心里又一次想到：“多么熟悉啊！……我是在哪兒見過他呢？……”

他們又在旁邊繼續起剛才的談話：

“在延安咱們有了一個炮兵團，可是那已經很不錯了，你想想，咱們在瑞金的時候呢？最初咱們只有一個炮兵連。”

“聽說咱們司令員就是那個紅色炮兵連里出來的，是嗎？”

“是，那時候，他是我們那個連的連長。”

“那麼你呢？你自己呢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黃銅鈕扣在陽光下又閃亮了一下，可能是給陽光晒熱了，他把黃呢軍大衣脫下來披在兩肩上，还把里面軍衣的領口也打開來。他沒回答他那同伴提的那個問題，可是他講了下面一段話：

“那時候，我們那一門炮，有時候也只會有一顆炮彈，你看困難不困難？

“現在，哼！指揮員稍稍一松手，一兩百發就報銷了。

“不過，那時，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炮，我們知道今天有這一門炮，將來就會有幾十門、幾百門炮，革命嘛，什

么不是从無到有呢！”

“就像現在这样。”

“是呀，我們懂，沒有炮，我們革命也不能勝利。我們全連人就跟愛自己生命一樣守住這門炮。有一回，白軍包圍了我們，一下子扑到我們這門炮跟前來了，……”

穿得圓團團的那位同志，也把棉衣鈕扣解開來，兩眼火熱，一動不動地盯住說話的人。

“那一仗打得很苦，白匪軍總是在屁股後頭緊緊地攔我們，雙方相差總不會有兩三個鐘點路程，我們不分日夜地朝前趕，可是一歇息下來，連燒一口水喝的時間也不給，火剛生着，後面槍聲就響了。這樣，我們一個個，草鞋磨爛了，磨光了，用綁帶把腳包上，綁帶也磨碎了，我們跑着，兩只赤腳像一雙雙血餅子一樣，一夜之間隊伍過去了，你看看路上排滿了一雙一雙血腳印子。……不過，不論怎樣，我們緊緊拉着推着我們那一門炮不撒手。……”

很久遠了的戰鬥記憶回到他的心裡，他的眼光雪亮了。

“那天夜間，我們來到一個大山溝里，據說把白匪軍甩遠了。同志們呢，說什麼再也走不動彈了，部隊一停止下來，一個個就原地臥倒，不一會兒就都睡着了。

“那大山溝真深、真窄，兩面都是黑漆漆的高山，山上密布着森林。我們停在一塊大草坪上，大家倒下來覺得那草坪松軟、舒適，說真格的，比大旅館里的彈簧床還美。

这样一来，立刻睡熟了，你只听见一片打鼾的声音。

“当然哪，炮兵连的同志就围绕在炮的周围睡着了。

“在连里，只有一个人没睡，……”

他停下来，点着了一支纸烟。他的话吸引住车厢里很多人，很多人都聚到我们周围来了。

列车呢？轻快地奔驰着，也很静。

“他，年纪很小，那一年，才十……（想了一下）五岁。他站起来比上了刺刀的步枪还矮半截呢！”

他的红脸上闪出一丝天真的微笑，好像他现在记起那样子还挺好笑似的。

“他没睡着，就是他没睡着。

“倒不是他不困倦，他忽然有点怕，因为开始连指导员还醒着，还在自己连队周围走了一圈，弯下腰，端详着，查点了一下人数，后来，他就靠着炮身坐下来，……就这样，一只手弯起来抱着炮身，把头搁在炮身上，还喃喃地跟这个小同志谈话：‘都太累了，都睡着了，……唉，歇一下吧！不歇实在不行了，……我们两个人可不能睡，不能睡，’说着，说着，指导员的声音都模糊不清了。这个小战士凑近了身子看看，指导员就那样一只手紧紧抱住那门炮睡着了。他很想叫醒他，万一发生情况怎么办？可是他伸出手又停止下，他可怜起自己的首长来，全连队要讲疲劳，谁也没指导员疲劳，从进入战斗以来，从来还没见他合过眼，战士休息的时候，他还要工作。现在让他歇一

下吧，……那么，讓他睡五分鐘，我就叫醒他——一定叫醒他。不过……当然哪，他有点害怕，他往四周看了看，黑極了！……一点声音都沒有，只有树梢上的微風偶尔响一陣，此外，就是看不見哪里有一条小河，河水在石头上嘩啦啦——嘩啦啦地小声响着，露水愈来愈大，高空上的星星閃着眼。他忽然有点怕，很怕，他握住槍一下跳起来，——沒什麼，什麼也沒有，他就又坐下来，疲乏、疲乏、疲乏終於压倒了他，上眼睛皮比一千斤还沉重，他掙扎着，用牙咬自己的舌头，……正在这时，忽然，他觉得有个輕飄飄的白影子倏地一下从远处閃过来，……

“他一下惊醒过来，他没敢动，他集中目力盯着它，他發現是一个人影——后面还有一群。敌人！敌人！一急，他就蹦了起来。一个白影子朝他扑过来，他咬紧牙关拚着命地打响了一槍。

“那一声槍响成了一个信号。情况真危急透啦！我們炮兵变成了步兵，一惊醒就拿刺刀跟敌人格斗。一下子，——大山溝里，各处都搏斗起来了。那真是一場血战，一直战斗到天明。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們的司令員順了陣地，騎着一匹馬飞跑。到处响起冲锋号。我們的队伍开始反攻了。誰想到，那一回，我們反而消灭了白軍整整一个师。可惜，我們指導員，……天明的時候，我們看見他就跟睡着的时候一样，一只手弯弯地抱着炮身，把自己的臉緊緊貼在炮身上一动不动。可是我們輕輕地搖了

搖他的肩膀，他却不作聲了，他的血就流在我們的炮身上。”說到此处，他停了下來，他的眼色有些淒惶，但是一剎那，又變得那樣嚴肅沉靜，他說：“這就是我們炮兵的第一門炮！”

談話過程中我不断地注視着我周圍的乘客，他們漸漸地都為這段談話所打動了。特別是那個勘探隊上來的女青年，她的眉毛不那樣向上一揚一揚的了，眼睫毛也不那樣扑簌簌地顫動了，她是拿她整個的心灵在听、在想。她的眼睛里，有一個時間，閃着晶瑩的淚水；有一個時間，又閃出異样的光彩。那邊的話聲已停，可是這個女青年還是那樣一動不動，她一定是希望他再說下去，不，她是陷入沉思，也許她很想知道：那個保衛了我們的第一門炮的小小的紅色戰士後來怎么样了？現在在哪里呢？她多么希望這個人現在在他面前出現啊！……忽然間，她的眼光中充滿一下醒悟過來的神情，就像在勘察中一下發現了她們所百般尋覓的礦苗，她的嘴巴張開來，臉頰上漾出一絲笑容，兩眼驚喜地投射在那個久歷風霜、久經戰火鍛煉的圓潤的赤紅臉盤上面。……

正在這時，那個穿棉軍裝的同志意外地喊叫了起來：

“看！看呀！……”

黃銅鈕扣的軍大衣一下從那位紅臉盤的軍官肩膀上滑下來，他站起身，把玻璃車窗推上去。一陣猛烈的、清冷的寒風吹了進來。他們倆不管這一切，把頭伸到窗口